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青箱雜記 第一卷

雷德驥，長安人，太祖時，久居諫諍之任，有直名。與趙普有隙，時普以勳舊作相，寵遇方渥，驥間請對，言普專權，容堂吏納賂。由是忤旨，貶商州司戶。歲餘，其子有鄰過登聞鼓訴冤。鞫得其實，堂吏李可度除名，餘黨皆杖脊黥配遠州，出普知河陽。召德驥復舊官，擢有鄰守校書郎。後普復入相，德驥懇乞致仕。太宗勉之曰：「朕終保卿必不為普所擠。」有鄰性亦剛鯁，有父風。太宗嘗面諭有鄰：「朕欲用汝父為相何如？」有鄰對曰：「臣父有才略而無度量，非宰相器。」乃止。有鄰弟有終，亦有才，平蜀寇最有功，為宣徽使，薨。德驥、有終父子二人常並命為江南、淮南兩路轉運使，當世榮之。王禹偁贈詩二首，其一曰：「江南江北接王畿，漕運帆檣去似飛。父子有才同富國，君王無事免宵衣。屏除奸吏魂應喪，養活疲民肉漸肥。還有文場受恩客，望塵情抱倍依依。」其二曰：「當時詞氣壓朱雲，老作皇家諫諍臣。章疏罷封無事日，朝廷猶指直言人。題詩野館光泉石，講《易》秋堂動鬼神。棘下僚叨末路，齋心唯祝秉鴻鈞。」蓋禹偁常出德驥門下，而德驥深於《易》，酷嗜吟詠故也。

有終有將略，自平蜀後，人為立祠。又嘗以私財犒士，貧不能足，貸錢以給，比捐館時，猶逋三萬緡，真宗特出內帑償之。故魏野哭有終詩曰：「聖代賢臣喪，何人不慘顏？新祠人祭祀，舊債帝填還。鹵簿塵侵暗，銘旌淚灑斑。功名誰復繼，敕葬向家山。」

洛陽龍門，有呂文穆公讀書龕，云文穆昔嘗棲偃於此。初有友二人，一人則溫尚書仲舒，一人忘其姓名，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。及唱第，文穆狀元，溫已不意，然猶中甲科，遂釋褐，其一人逡拂衣歸隱。後文穆作相，太宗問：「昔誰為友？」文穆即以歸隱者對。遽以著作佐郎召之，不起。故文穆罷相尹洛，作詩曰：「昔作儒生謁貢闈，今提相印出黃扉。九重鸞鷲醉中別，萬里煙霄達了歸。鄰叟盡垂新鶴髮，故人猶著舊麻衣。洛陽謾道多才子，自歎遭逢似我稀。」所謂故人，蓋斥其友歸隱者也。

文穆有大第在洛中，真宗祠汾時，車駕幸止其廳，後人不敢復坐。圍以欄楯，設御榻焉。即今張文孝公宅是也。

張文孝公觀，以真宗幸亳歲狀元及第，致仕樞密副使，而其父尚無恙。父名居業，《周易》學究，性友弟，滯選調三□餘年，年六□餘始轉京秩，以主客員外郎致仕。見其子入踐樞府，授大府卿，壽九□卒。卒未逾年，張公亦捐館，故諡文孝。乃知張公貴達，皆其父福慶所致。

李文正公昉，深州饒陽人。太祖在周朝，已知其名，及即位，用以為相。常語昉曰：「卿在先朝，未嘗傾陷一人，可謂善人君子。」故太宗遇昉亦厚，年老罷相，每曲宴，必宣赴賜坐。昉嘗獻詩曰：「微臣自愧頭如雪，也向鈞天侍玉皇。」昉詩務淺切，效白樂天體。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為唱和友，而李公詩格亦相類，今世傳《二李唱和集》是也。

公有第在京城北，家法尤嚴，凡子孫在京守官者，俸錢皆不得私用，與饒陽莊課並輸宅庫，月均給之。故孤遺房分皆獲沾濟，世所難及也。有子宗諤，仕至翰林學士，篇什筆札，兩皆精妙。太宗朝，嘗以京官帶館職赴內宴，閤門拒之，宗諤獻詩曰：「戴了宮花賦了詩，不容重睹赭黃衣。無聊獨出金門去，恰似當年下第歸。」蓋宗諤嘗舉進士，御試下第，故詩因及之。太宗即時宣召赴坐，後遂為例。雖選人帶職，亦預內宴，自宗諤始也。

王文正公旦，相真宗僅二□年。時值四夷納款，海內無事，天書薦降，祥瑞沓臻，而大駕封岱祠汾，皆為儀衛使扈蹕。處士魏野獻詩曰：「太平宰相年年出，君在中書□四秋。西祀東封俱已畢，可能來伴赤松遊？」

世傳真宗任旦為相，常倚以決事。故歐陽少師撰旦神道碑銘曰：「國有大事，事有大疑，匪卜匪筮，公為著龜。」公雖荷真宗眷委之重，每慎密遠權以自防，故君臣之間，略無纖隙可窺。

公與楊文公億為空門友。楊公謫汝州，公適當軸，每音問不及他事，唯談論真諦而已。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：「山栗一秤，聊表村信。」蓋汝唯產栗，而億與王公忘形，以一秤栗遺之，斯亦昔人雞黍綰紵之意也。

世傳王公嘗記前世為僧，與唐房太尉事頗相類。及將捐館，遺命剃髮，以僧服斂。家人不欲，止以緇褐一襲納諸棺而已。然公風骨清峭，頃項微結喉，有僧相。人皆謂其寒薄，獨一善相者目之曰：「公名位俱極，但祿氣不豐耳。」故旦雖位極一品，而飲啖全少，不畜聲伎。晚年移疾在告，真宗嘗密齎白金五千兩。旦表謝曰：「已恨多藏，況無用處。」竟不受之，其清苦如此。

彭齊，吉州人，才辯滑稽，無與為對。未第時，常謁南豐宰，而宰不喜士，平居未嘗展禮。一夕，虎入縣廨，啣所蓄羊，棄殘而去。宰即以會客，彭亦預召。翌日，彭獻詩謝之曰：「昨夜黃斑入縣來，分明蹤跡印蒼苔。幾多道德驅離去，些子豬羊引便來。令尹聲聲言有過，錄公口口道無災。思量也解開東閣，留取頭蹄設秀才。」南方謂押司錄事為「錄公」，覽者無不絕倒。齊以大中祥符元年姚暉下及第，仕至太常博士卒。

陳亞，揚州人，仕至太常少卿，年七□卒，蓋近世滑稽之雄也。嘗著藥名詩百餘首，行於世。若「風月前湖近，軒窗半夏涼」、「棋怕臘寒呵子下，衣嫌春暖宿紗裁」，及《贈祈雨僧》云：「無雨若還過半夏，和師曬作葫蘆羶」之類，極為膾炙。又嘗知祥符縣，親故多乾借車牛，亞亦作藥名詩曰：「地居京界足親知，倩借尋常無歇時。但看車前牛領上，□家皮沒五家皮。」覽者無不絕倒。亞常言：「藥名用於詩，無所不可，而幹運曲折，使各中理，在人之智思耳。」或曰：「延胡索可用乎？」亞曰：「可。」沉思久之，因朗吟曰：「布袍袖裡懷漫刺，到處還延胡索人。此可贈遊謁窮措大。」聞者莫不大笑。

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。郇公當軸，將用之，而為言者所抑。亞作藥名《生查子·陳情》獻之，曰：「朝廷數擢賢，旋占凌霄路；自是郇陶人，險難無移處。也知沒藥療饑寒，食薄何相誤。大幅紙連黏，甘草《歸田賦》。」亞又別成藥名《生查子·閨情》三首，其一曰：「相思意已深，白紙書難足；字字苦參商，故要檣郎讀。分明記得約當歸，遠至櫻桃熟。何事菊花時？猶未回鄉曲。」其二曰：「小院雨餘涼，石竹生風砌。羅扇盡從容，半下紗幮睡。起來閒坐北亭中，滴盡真珠淚。為念婿辛勤，去折蟾宮桂。」其三曰：「浪蕩去未來，躑躅花頻換；可惜石榴裙，蘭麝香銷半。琵琶閑抱理相思，必撥朱弦斷。擬續斷朱弦，待這冤家看。」亞又自為「亞」字謎曰：「若教有口便啞，且要無心為惡。中間全沒肚腸，外面強生棱角。」此雖一時俳諧之詞，然所寄興，亦有深意。亞又別有詩百餘首，號《澄源集》。有《歲旦示知己》云：「收寒歸地底，表老向人間。」又《與友人郊遊》云：「馬嘶曾到寺，犬吠乍行村。」送《歸化宰王秘丞赴闕》云：「吏辭如賀日，民送似迎時。」《懷舊隱》云：「排聯花品曾非僭，愛惜苔錢不是慳。」亦自成一家體格。

亞性寬和，累典名藩，皆有遺愛。然頗真率，無威儀，吏不甚懼。行坐常弄瓢子，不離懷袖，尤喜唱清和樂。知越州時，每擁騎自衙庭出，或由鑑湖緩轡而歸，必敲鐙代拍，潛唱微三□六遍然後已。亦其性也。

郎中曹琰亦滑稽辯捷，嘗有僧以詩卷投獻，琰閱其首篇《登潤州甘露閣》云：「下觀揚子小。」琰曰：「何不道『卑吠狗兒肥』？」次又閱一篇《送僧》云：「猿啼旅思淒。」琰曰：「何不道『犬吠張三嫂』？」座中無不大笑。

龍圖劉燁亦滑稽辯捷，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，問左右曰：「湯滾也未？」左右皆應曰：「已滾。」筠曰：「僉曰鯨哉。」燁應聲曰：「吾與點也。」

燁又嘗與筠連騎趨朝，筠馬病足，行遲。燁謂曰：「馬何故遲？」筠曰：「只為五更三。」言點蹄也。燁應聲曰：「何不與他七上八？」意欲其下馬徒行也。